

佩文齋書畫譜

第五冊

王原祁等纂輯
孫霞整理



文物出版社

佩文齋書畫譜

第伍冊

王原祁等纂輯
孫霞整理



文物出版社



佩文齋書畫譜卷第七十八

歷代名人書跋九

宋米芾書參星賦

右米禮部《參星賦》，筠州集本以為首篇。其間意同辭異者，多具列如上。今祕閣有石刻，字畫稍大。此卷收斂豪逸，秀傑痛快，尤可愛重。紙背題詩一聯，不敢慢也。嘉泰癸亥秋，池州故人文思提轄葉楠之子之真，自所居鐵圈山附遞壽予，其意厚矣。乃標軸而識之。七月望日，平園老叟周必大題。《平園集》

宋米芾書天馬賦

南宮與眉山、豫章、莆陽，擅聲宋室，近時學者寡師王氏宗祖，必先事四家。為襄陽之學者，大抵步入狂狷。允故亦願學，而資力兼之，乃不易爾，而亦不易以語人。此《天馬帖》為梁溪錢氏世藏，其孫昌言出示。舒玩未終，第覺法度森出，與尋常之論大異。高陽馮几之口不幾於誤人邪？昌言清識跋，稍附爾爾。異時締觀，著力或得畦徑一二，當為再議，以易此言。《祝氏集略》

凡書之道，無論點畫波拂，皆當盡其勢，政如獅子搏象、搏兔，皆用全力。故昔之名書家，隨筆所到，無苟作者。南宮此賦，其下筆痛快，如峻馬斫陣，健利難方，而徘徊俛仰，備態極妍。又毫髮無遺恨，信其生平最得意書也。今墨池中，競師南宮，康虞寶此，可謂獨得驪龍之珠矣。第不知余所言者，於此書當不至河漢否？書以問之。《嬾真草堂集》

襄陽書《天馬賦》，余所見已四本。一為擘窠大字，後題云為平海大師書，後園水丘公觀，特為雄傑，在嘉禾黃履常參政家。一在新都吳氏，後有黃子久諸元人跋，子久云：「展現之時，有大星貫斗而墜，其聲如雷。」宋本余已摹取刻石，吳本多枯筆，別自一種米書，然皆真蹟也。米賦材乃強弩之末，而子瞻稱其寶月賦以為知。乃元章不盡，曾無一本傳世，何也？因背臨及之。《容臺集》

宋米芾書崇國公墓志銘

故事宗室墓誌，例屬翰苑撰述。嘗觀歐陽公、王華陽、李洪水、王臨川所撰，殆得玉牒之五六，而其蕃衍盛大，一一皆然。今觀崇公墓誌，多有可書。故鄭太宰所作，得盡製作之美。噫，京城括索，盡藉以行，獨太祖之孫號為疏遠，渡江勃興，皆得奉朝請，人事之不可料。襄陽此卷，龍跳虎卧，不盡贊述。太宰此文，亦稱合作。惜與王將明、蔡元長同傳，訖蔽其名，可為歎息。《清容居士集》

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，翰林學士鄭居中撰，知淮陽軍米芾書。今題曰元章真蹟者，世知寶愛其書而已。夫以公胄裔之貴，爵秩之尊，子孫又衆多，且光顯若是，而今無稱焉。獨賴此書為好事者所存，傳而不廢，故其官閥世緒猶可考見。嗚呼！士君子所恃以不朽者，書云乎哉。泰定四年十一月八日，金華黃潛識。《黃文獻公集》

古之銘其先世功德，撰文書冊必求諸大手筆者。蓋因其文與書之傳，而吾先世之功德與之俱傳也。宋宗室崇國公墓誌銘，當世代革易之餘，而為人所寶愛者，米南宮之書也，崇國公遂同不朽矣。後世乃不求必傳之文與書，止慕其人官爵之崇，以為可榮其先世，豈知古人之意哉。至正二十六年四月辛未，豫章揭泐書。《鐵網珊瑚》

宋米芾行書魯公碑陰記

宋世書稱蔡、蘇、黃、米，然南宮雖自晉唐諸名家出，而其法亦少變焉。此帙筆勢猶端謹，無怒張穠纖之失，其亦因魯公而變之者歟？甲寅三月望日，題印岡太守所藏本，以貽元孫原溥。《蒼潤軒碑跋》

宋米芾行書章吉老墓誌及表

右二碑墓表，字大於誌，然佳不及於誌。吉老以醫名於時，元章既為書誌，又為述表，拳拳而不厭其復。此雖其子之自致，亦以吉人為人所稱也。觀其志之所述數事，蓋亦篤行而隱於醫者也。今人於親之沒，自為志文，刻以示人，苟且完事，惜費而忘

義，豈以今之時無米顛邪？吾於此深有所感。《蒼潤軒碑跋》

宋米芾行草易說

予觀米襄陽為天竺大士書《易義》數語，深得乾造坤化之奧。世每以能書稱襄陽，而其學識乃如此，豈知米公者哉。蘇君昌齡請篆「讀易堂」三字，以補其闕，用鎮山門。遂書於左方，鄱陽周伯溫識。後二百六十一年，當大元至正十五年三月朔旦也。

《珊瑚網》

米南宮於書無所不讀，生承平時，以絕倫之資，日接賢士大夫緒言餘論，故其造詣益深。使其僅能字學，則當時諸賢豈肯前席也。世言王右軍能書而已，殊不知其卓識偉見，貽書殷深源勸其交驩桓溫。使深源從其言，則溫不至於跋扈，而晉室尚可扶持。襄陽豪逸，乃肯與佛印同訪中天竺，至為之書「讀易堂」，豈以少林指心單傳固與羲皇周孔元無間邪？襄陽論《易》以及於洪範五行、五位、五味、五性。然所謂五行具五味，人皆可知。獨金曰從革，從革作辛，辛為辛辣，使以金銀銅鐵百計鬻之，不能辛也。此雖細事，然子朱子門人固常以為問，終不能折其為何如。今已矣，恨不能起襄陽於九原而質之。吳人李君士明寄遊老子法中，而嗜古好學，出此卷以求題，故粗書襄陽之為人，而非敢及於讀《易》也。洪恕。同上

宋米芾手植檜贊

右《孔聖手植檜贊》，宋米芾撰并書。碑在孔林，余得之彥聖公彥縉。陸伯易常為余言：宋人書米為優，而余家米書獨此與露筋碑為優云。《東里續集》

宋米芾篆書徽宗御製孔子贊

南宮篆書，世不多見。此刻殊有遺意，但微傷於軟。《蒼潤軒碑跋》

宋米芾行書太平州蕪湖縣學記

此碑在米書中最為瓌瑋。吾鄉嚴子寅酷愛南宮書，每日臨千百字，敝，則更易一帖。此本不知是第幾次裝者，今歸元白，余得厭觀之，遂書以記。《蒼潤軒碑跋》

宋米芾書龍井記石本

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《秦太虛龍井記》石本，字畫雄放，但其文惜多缺處。其子寬因錄全文於前，以便讀者，託吾友史明古求余題之。尹君之意，雖為故物重，然亦重乎米書，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。君如重其文，則太虛又嘗有《龍井題名記》，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於後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，且并龍井之事全矣。余方與明古約同游杭，預期日月。而龍井者，杭之勝處也。至，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，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。歸，其為君再書以附之。《匏翁家藏集》

宋米芾行書離騷經

米元章行書《離騷經》，宜興吳民部所藏。民部乃吳文肅公之冢孫。其未第時，靳固不出示人，近始裝潢成冊。米書鮮有二千餘言，璠璣夜光，爛熳抵鵲，真海內奇觀。方當今人摹取米芾之書，觀止於此。《容臺集》

宋米芾行楷陰符經

右米元章行楷《陰符經》，世無別刻，惟晉陵唐君俞有宋搨，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。米老自稱書課平生不知幾千本，顧於經文時有脫誤，獨所謂「三盜既宜」者，改作「既冥」最佳。此亦必有所自，非能鑿空信筆也。《容臺集》

宋米芾書儲子椿墨梅詩

予嘗評元章書，回旋曲折，氣古而韻高，上攀李泰和、顏清臣為不足，而下方徐季海、柳誠懸為有餘，未易只尺論也。《姑溪集》

宋米芾書秦少游詞

借眼前之景而含萬里不盡之情，因古人之法而得三昧自在之力。此詞此字，所以傳世。乾道己丑五月二十四日。《平園集》

宋米芾多景樓詩

海嶽老人書，惟華陀帖與《多景樓詩》最為豪放，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，截然如

快劍之斫蛟鼉，奮然如龍蛇之起陸，矯然如鵬鷖之盤空。烏獲之扛鼎，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；養由基之貫七札，不足以比其況著痛快也。千石之鍾，萬石之虛，其重厚有如此者。浙江之潮，涿鹿之戰，其噴薄蹴蹋有如此者。鍾王之清潤，虞歐之簡潔，顏柳之端嚴，誠為鮮儷。至於雄人九軍，氣凌百代，而於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者乎。《滢水集》

宋米芾湘西詩帖

逸少嘗自書表上晉穆帝，專精任意。帝索紙色類，長短濶狹，與王表相似。與張翼寫效，一毫不異，乃題後答之。逸少初不覺，後更詳視，乃歎曰：『小人亂真耳。』宋米禮部作字有晉唐風流，自言學書弄翰，把筆輕自然手心虛，振迅天真，出於意外也。其次要得筆意，謂骨筋、皮肉、脂澤、風神，皆欲要全。今觀此帖，使毫行墨，渾然天成。雖不元章，吾知其元章矣。叔成其寶之。元統甲戌六月，上澣斤玉山人顧厚書。《珊瑚網》

歐陽詢初見索靖所書碑，睡之。後見悟其妙，卧其下者十日。閻立本常至荊州，視僧繇畫忽之，次見略許，三見坐卧留宿其下者十日。書畫之妙，以詢、立本之真誠，尚未能造次窺，況下幾等能辨之乎？米禮部書法遠紹王右軍，擅名一代，當時寸紙數字，人爭售之，以為真玩，此帖宜寶也。然舉世豈乏歐陽率更，莫我知也。元統二年

六日望日，廬陵李簡士廉父書。同上

自天粟晝零之後，灑染翰墨，代不乏人，必其不蹈，故常始可以永其傳。襄陽米禮部生平無他嗜好，獨遊神心畫。始學顏書，已而厭其俗。聞有李邕法，又惡之。遂學沈傳師。自後數改，遂成名家。麻紙十萬，散失多矣。故知八法之妙者，請於是觀焉。淳熙丙申暮冬，呂企中書。同上

宋米芾中嶽詩卷

宋室名書輒稱蘇、黃、米、蔡，餘無論焉。然米南宮多為行草，原其書皆從真楷來。故落筆不苟，而點畫所至，深有意態。非若今人不識歐、虞，徑造顛、素，為無本之學也。此卷真蹟，徐君臣寬當珍愛之。徐有貞識。《珊瑚網》

宋米芾詩翰

右米元章詩翰，有紹興及睿思殿圖印，其子友仁題其後，稱「先臣芾」，蓋君前臣名之義也。元章書極精妙，而友仁亦有家法。父子並美，自羲、獻以後，亦鮮聞之。書法真贋，每相混淆，如米氏者，江南偽本不知其幾，此卷妙處望而可知。太宰水村陸先生檢之故篋，重加裝飾，物之顯晦，故自有數哉。先生方操黜陟之柄，振幽起滯，天下之士賴以不汨沒者多矣。識者幸毋以一事觀之。正德丙子二月十二日，長沙李東陽題。《懷麓堂集》

宋米芾墨蹟

右米元章跋顏魯公真蹟。顏文蓋為節度李光顏作者，而今亡矣。米稱顏、柳挑踢用意太過，無平淡天成之趣，固宜乃以為後世醜怪惡札之祖。其所遺書曰《海嶽名言》者，屢屢言之。嘻！亦過蘇矣。東坡嘗言：書至顏魯公，天下之能事畢矣。蘇、米皆名家，而其言若此，何哉？蘇稱米書為超逸入神，而米對神宗嘗蘇為畫字，其取舍又各不同，不可知也。匏菴蘇學而藏米帖，謹以是質之。《懷麓堂集》

宋米芾草書畫山水歌并絕句

米海嶽風度高朗，神情舒暢，故下筆便與人不同。或言其書自沈傳師來，晚學李北海。嘗觀《名言》《書史》，則其于古人書未嘗不學。然每以不及古人為言或曰真者在前氣燄燦人，或曰若見真蹟慚惶殺人，惟其不自滿，假所以書人能品。今觀此卷，出入顏平原，無一筆北海，則此老胸中磊未易窺測也。卷中書《畫山水歌》，後絕句一首《寄漢中王》，皆子美詩。想所記憶而書者。內有御府瓢印及羣玉中秘等印，曾入金章宗賞鑒。後有趙魏公印，曾入松雪齋。在本朝，則袁忠徹家物也。今歸谿陽史君。史君好古博雅，誠得所矣，其永寶之。嘉靖甲午十月十日，長洲文彭敬跋。《珊瑚網》

宋米芾小詞真蹟

南宮自謂其書為刷書，當自言其運筆之迅勁耳。而人多以偏敧槎枒間求之，如璽

帚之埽壁。老顛有知，寧無撫几絕叫邪。此幅研筆如鐵，而秀媚之氣奕奕行間，風華類得大令之神，是南宮得意時筆也。公詩有云：「棐几延毛子，明牕館墨卿。功名皆一戲，未覽負生平。」觀此書如親見其寂寥所慕矣。寶林顧起元。《嬾真草堂集》

宋米芾壯觀臺詩真蹟

米海嶽有《壯觀臺詩》真蹟，余刻於《續戲鴻堂帖》中，亦真州詩。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，甘露、海嶽菴，皆一時風流所託。米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，於鐵甕城取之，書畫故當超耳。《容臺集》

宋米芾摹平章帖後

右米襄陽芾摹逸少《平章帖》，筆趣翩翩，固自佳。但肆筆擲放，殊不填郭，非古也。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，故應郭填，乃造微耳。《東觀餘論》

宋米芾臨蘭亭

臨《楔帖》者，得其貌，似優孟之效孫叔敖也；得其意，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也。世所傳三米《蘭亭》，乃是以右軍書摹勒上石。此刻元章臨右軍書，貌不必同，意無少異，可寶也。《黃文獻公集》

《楔序》真本，自溫韜棄擲人間，雖淳化之君購募而不得，故不列於閣帖。當時士大夫各以所見本臨搨，各因其材所偏近者而得之。然每披閱，未嘗不見右軍之一班。

蓋如大成之聖，為其徒者具體一支，皆有益於後人。老米此本全不縛律，雖結體大小亦不合契，蓋彼以胸中氣韻稍步驟乃祖而法之耳。上下精神，相為流通。吾輩試窺其同異之際，必有可言者。此正輪聖妙處也，今欲拈出。噫，欲識柳下惠，只看魯男子。《祝氏集略》

宋米芾臨顏魯公坐位帖

《坐位帖》真蹟在京兆安氏，嘗刻以傳世。吳中復守永興謂安氏石未盡筆法，因再摹刻二本，余家咸有之。安氏子孫分析《坐位帖》，乃析為二。此帖至僕射指下平分為兩，以石刻較之，正居其半。蘇公見安師文時，帖尚全，嘗手搨數十本，書遂大進。余得坡公搨本於東平王繼學，無毫髮失真，旁用眉陽蘇氏及趙郡蘇軾印。米襄陽少年常臨之。邵伯溫亦云安氏析後，不復見全本。此卷筆法，絕類米老。往見《乞米帖》於子昂，昂以重資得之，心有疑而不敢言。今得此帖紙色行墨絕相類，遂定為米老所臨無疑。至治二年秋，楠記。《清容居士集》

米海嶽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遍，故其臨摹之際往往逼真。此顏魯公《坐位帖》，元袁文清公定為海嶽所臨者。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，能兼古人之長。米則猛厲奇偉，終墮一偏之失。以孔門方之，其氣象真有回、路二子之別。故此書則如既見孔子後，欲效陋巷自樂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，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。《鮑翁家藏集》

宋米芾臨羲之七帖

羲之七帖，先臣芾中年手臨。此字有雲煙卷舒翔動之氣，非善雙鉤者所能得其妙，精刻石者所能形容其一二也。紹興丙辰十二月初七日臣友仁審定。《戲鴻堂法帖》

宋米芾臨鵠頌

書法自晉、唐，沛然大興。上及至尊，下及士庶，無不潛心究奧，創異立奇。唐如太宗、高宗、玄宗，臨軒之暇，輒精研八法，揣摩六書。玄宗天資既邁，積學有源，故落筆神彩秀發，膏潤無窮。余在洛陽常其欽家見御書《筆勢論》一卷，極與此帖相肖。至唐末喪亂，人物寥落，風流埽地矣。宋初，善書者稍復間出，猶有五代衰颯之氣。至崇寧間，蘇、米諸家雄傑，有二王、顏、柳之餘。惟元章早年得遊內府，見歷代名蹟，孜孜摹學，一戈一點，得意外之旨，出入規矩中。行草飛白，變化無窮，有翔龍舞鳳之勢。雖曰神峰太峻，其間儀刑自在，正使不工處愈見其妙用也。此摹玄宗《鵠頌帖》，體度弘緩，筆韻適美，其精勁敏妙，更可寶也。華秋白君珍蓄此帖，并歐陽文忠公草書一卷，出以相示，謹為識之。東吳高翔。《六研齋二筆》

僕遊江陵，仲巖沈學士招飲於懶宜堂，出右帖求僕題識。時石齋鮑君同坐，私屬余曰：「余見米書多矣，未有超逸絕塵若是頌者。純以圓勁為主，時露本來鋒穎，當為米書上乘。不識肯為余設奇轉購之乎？」但仲巖愛護甚篤，焉能奪之。媿不知書，

安能妄為損益？因錄石齋之語以呈。趙壁彥昭。同上

昔米老嘗從人借古書畫臨搨，竟，並以贗歸之，俾之自擇，而莫能辨。故論善臨摹者，千古惟米老一人而已。右唐玄宗《鵲鵠頌》，原本在河南陳九卿處，絹素已腐蠹，文亦不全，後有呂大防諸跋，筆法固肖而精爽失矣，反不若此卷之神采也。至正壬辰中秋，與王赤城關客凡同觀於鶯葉軒中。余因知梗槩，而附識於尾。張繼孟。同上

宋米芾與劉思道帖

是非邪正，亦可以移於好惡。至黑白曲直，則不得而移也。於是乃有以曲為直，以白為黑者，往往從而和之，蓋不得而詰。非詰之難，知所詰為難。元章作字，信所謂曲直白黑而好惡輒為之易位，余嘗病之。近吾友張文潛評其書幾在鍾、王季孟間，然後余所病者不藥而愈。思道好古，喜善類藏，其書過於尺璧寸珠。異時，非其人勿妄出，一出當使擊節不已，則余與文潛實在末光焉。崇寧五年正月二十四日。《姑溪集》

宋米芾三帖一行書，一篆，一隸。

孔融《遺張紘書》曰：『前勞手章，多篆書，每舉篇見字，欣然獨笑，如復覩其人。』以是知古人作書亦有以篆。有寶晉行書，妙絕一世。此卷四十三字尤高，而不善

用二短，何邪？《攻媿集》

宋米芾二帖

米老精收，由滋而下，筆墨之外，自成一家。故得名本朝，為海內所宗。然有早年、晚年，改名、未改名之別，覽者當加意焉。因公求跋，乃書於此。《松隱集》

米襄陽此帖猶是早年。若後此所書，則英風義槩、筆蹟過六朝遠甚。然前人用意多推獎，若一顰笑、一言動，可道者必譽之，足以激昂士風，皆歸於厚。是宜蔡公珍藏，當不憚煩以示人也。同上

宋米芾帖

米老書如天馬脫銜，追風逐電，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，要自不妨痛快。朱君所藏此卷，尤為犇軼。而所寫劉無言詩，亦多奇語，信可寶也。淳熙乙巳三月晦日，朱熹仲晦父觀於建陽西山景福僧舍。《朱子文集》

宋米芾焦山帖

米老此銘，不獨筆法超詣，文亦清拔，想見揮毫時神遊八極，眼空四海。《後邨集》

宋米芾小楷

寶祐丙辰元夕後五日，邵君出示米南宮小字詩藁一冊，再三屬余為之序。余不善

書，何足以知此。寶晉之字，幾滿天下，而小楷不多見。濃墨大書，以逞其逸邁奇倔之勢，是其長也。人亦以是愛之。至於蠅頭細字，而閒暇平安，篇什雖多，而始終如一，何此老之不憚煩也。非故態時露一班，幾不能辨。靜軒先生所指其精神風格，亦正在故態中。若夫收藏跌宕之氣，運功於毫芒，如觀魚紫硯間。而甲冑森然，如走馬蟻封內，而動中規矩。此寶晉之異事，而余之所獨愛也。邵君又言其所自來得於米氏之子孫，此固其家藏之物無疑。子孫不能保，而他人是保，此不足深怪。政不必子孫保，而得他人常保之，乃所以為可貴也。邵君力學自好，其所止者何止此哉。余將次第而請觀焉。王柏《魯齋集》

宋米芾墨蹟

米南宮書，神氣飛揚，筋骨雄毅，而晉魏度自整然也。漢人只知程不識用兵紀律精嚴，不知李廣之無斥候為合作也。《道園學古錄》

宋米芾帖

元章負其才氣，傲睨一世，而推服道祖如此，道祖之為人可知也。世徒以其善書，並稱之曰「米薛」。而此帖無一語及之，則其可推服者，豈真翰墨之工而已。《黃文獻公集》